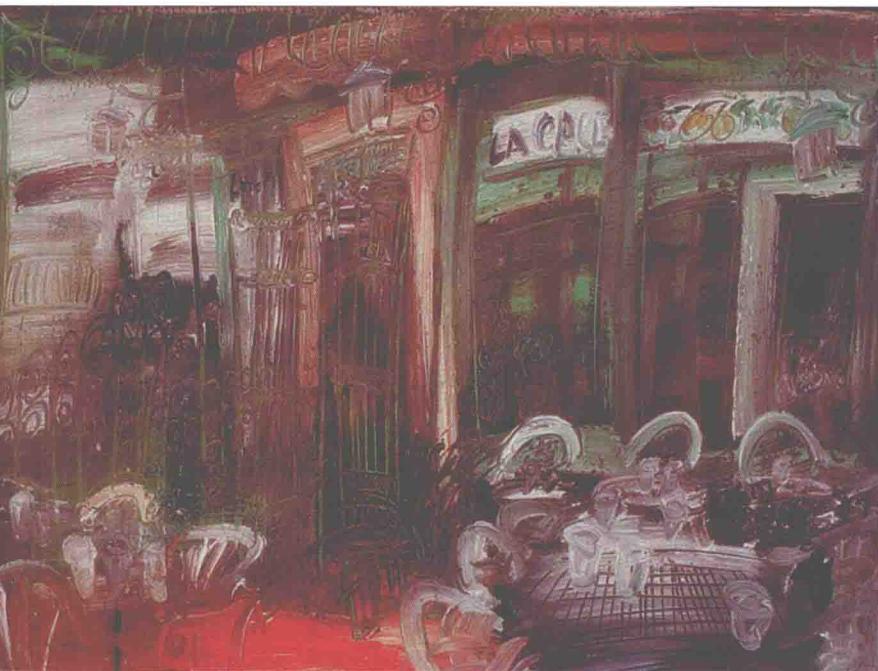


文精閣全  
庫品贊

当代中国最具有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杨少衡中短篇小说选**

# 你没事吧

杨少衡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文庫品讀全民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杨少衡中短篇小说选

# 你没事吧

杨少衡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没事吧 : 杨少衡中短篇小说选 / 杨少衡著 .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6.10

ISBN 978-7-5171-2017-9

I . ①你… II . ①杨…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0882 号

出版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胡明

文字编辑：张凯琳

封面设计：水岸风文化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http://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mailto: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5.25 印张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017-9

# —— 目录 ——

海湾三千亩 /1
儿子的纯净水 /48
乌鸦与农夫 /60
牵到新疆还是牛 /70
新石器人类 /81
古时候那头驴 /93
笑声的破洞 /138
数钱数到自然醒 /153
把硫酸倒进去 /165
微服私访 /211
你没事吧 /225

# 海湾三千亩

## 1

初次见面是在海湾，一辆中巴车边，当时欧阳琳从车门下来，季东升站在车下迎候。欧阳琳穿高跟鞋，由于地面不平，下车时鞋跟没踩实，她的身子忽然一晃，重心失衡，季东升在一旁紧急出手相扶，欧阳琳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终于站稳了，没有摔倒。身边那些人没有谁注意到这个细节，只有他俩心里明白。

欧阳琳收回手时问了一句：“没事吧？”

季东升回答：“负伤了。好运气。”

彼此只当开玩笑，其实不全是玩笑。当时是夏天，天气热，季东升穿短袖衫，他的左胳膊被欧阳琳抓出一道划痕，一时火辣辣的。欧阳琳留指甲，抓得挺用劲，估计是把自己的指甲也抓疼了，所以才问季东升有没有事。

欧阳琳是中等个儿，身材不胖不瘦，脸面光洁，线条精致，长得挺有风格，或者说相当漂亮，特别是眼睛大，眼神直率。她一眼盯住季东升，眼光锐利而执着，季东升当即告诉自己千万小心，这女的不好对付。

季东升与欧阳琳的初次见面很大程度出于偶然：那天上午季东升召集相关部门官员于市政府会议室开会，议题是能繁母猪补贴政策事项，所谓能繁母猪即还能生崽的母猪，该类母猪领取补贴牵扯若干具体细节，需要研究解决，会开了整整一上午。中午会议接近尾声时，郑仲水从省城打来

电话，告诉季东升有贵宾到达本市，需要应急处置。听电话间季东升心里诧异，因为贵宾通常不会来得如此突然。

“这个人叫欧阳琳。”郑仲水交代。

郑仲水是本市老大，市委书记，此刻在省城开会，他给季东升的电话是在省城会场打的，消息也是在会场上临时得知的。当天上午，欧阳琳及其随行团队由有关部门人员陪同，早早从省城下来，原先的安排是到另一个市，路上临时调整计划，决定到本市来。省办一位副秘书长特地找郑仲水告知情况，强调欧阳琳一行得到省领导特别关心，要求市里安排好。郑仲水立刻打电话让季东升应急。此刻本市书记、市长都在省城开会，一时无法抽身，只能让季东升代为出面。

“估计快到了，你赶紧到高速公路口去接。”郑仲水交代。

“糟糕，猪还没做完呐。”季东升道。

郑仲水没听明白，问季东升搞什么猪？季东升报称是搞母猪，情况比较复杂，上午开会商量。郑仲水问母猪有什么问题？季东升说母猪都很高兴，因为给补贴。但是公猪有意见，要求落实政策。郑仲水即制止：“不开玩笑。”

他不让季东升在电话里瞎扯，要季东升立刻把会议结束，无论母猪公猪都先赶到边上去。贵宾将至，不要耽误事情。

季东升问：“来得这么突然，做什么呢？”

贵宾有一个大项目。具体情况待季东升接洽时具体了解。

“贵宾什么身份？”

“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总裁。”

季东升说：“北京满胡同都是总裁。”

郑仲水认真道：“季副，不要小看。”

季东升让郑仲水放心，他会替书记把贵宾接待好。俗话说来的都是客，何况人家有项目。北京的胡同当然小看不得，大地方每个旮旯里都藏龙卧虎，不像本市小地方尽是季东升之类鼠辈。

“谦虚过头了吧？”郑仲水笑。

“谦虚使人进步。”季东升不笑，说得很像回事，“我这人碰到耗子是猫，遇到老虎就变成耗子，见到母老虎更是小耗子了。不是鼠辈胜似鼠辈。”

郑仲水道：“不说了。赶紧准备。”

“明白。”

其实不甚明白，季东升感觉吃不准。他一边接郑仲水电话，一边在心里暗自思忖，分析自己突然碰上的这件事是个什么。季东升其人脑子快，所谓“鼠辈”只是自嘲，他其实挺自以为是，认为脑子还管用，爹妈生得好，多少有点聪明过人。突然掉到头上的这件事让季东升感觉异样，来客毫无疑问十分了得，否则不会弄到郑仲水亲自打电话交代，但是事前毫无动静，眨眼间陨石一般从天上砸下来，不是通常贵宾到来之道，这种光临方式比较怪异。

季东升是常务副市长，管的事多，母猪公猪要管，招商经贸一块也划于名下，欧阳琳前来谈项目，属于季东升业务范围，即使书记市长在家，季东升也要陪同接待洽谈，因此哪怕来了头母老虎，季东升也得勇敢上前充当鼠辈，基本上无处逃窜。郑仲水打来电话时，因为会议尚未结束，季东升走到会议室外与书记通话，一屋子人还坐在会议室里等着他。接完电话，季东升一进门就宣布散会，这种场合通常该有的“重要讲话”免了，大家该干吗干吗去吧。

“按照上级精神，回去照顾母猪，公猪咱们不管，有意见可以提。”季东升宣布，“我掌握一条：哪个公猪提意见就劁哪个，阉下边那俩东西。诸位还有意见吗？”

会场上一片哄笑。

季东升匆匆离开会场，办公室都没回，直接进了电梯间，秘书小吴拎着他的公文包跟在后边跑。下了电梯，走出政府大楼门口，他的车刚好驶到。

这时又一个电话到来，季东升一边接电话，一边拉门上了轿车。

“季副市长，我是黄再胜。”

“什么事？”

“我们已经上路了，在高速路口跟您会合吧？”

“跟我？”

“接贵宾啊。”

“谁通知的你？”

“省里。”

黄再胜是市公安局一个处长，负责警卫。黄再胜刚接到通知，让他立刻与季东升副市长联系，配合接待即将到来的贵宾。黄再胜及其手下人员出动通常有规格，分不同级别，如一级保卫、二级保卫等，无论哪一级都不同于抓贼办案维稳等日常警务，只在特别重要客人例如国家领导人或者外国元首到访时才用得上。今天虽无国内外顶层政要光临本市，没有下达哪一级保卫任务，但是黄再胜接到通知，要求他速向季东升报告，配合接待，确保欧阳琳等贵宾安全。

不由季东升啧了下嘴。当时也没多说，只一句：“赶紧来吧。”

十几分钟后，季东升到了高速公路出口。路边停着一部警车，黄再胜已经先行赶到，站在车边守候。季东升一下车，黄再胜即上前敬礼。

“已经通过电话，客人的车十分钟后到。”黄再胜报告。

“是什么车？”季东升问。

“一号中巴。”

“多少人？”

根据黄再胜得到的通知，除了欧阳总裁及其团队，车上还有若干省里陪同人员，其中有一位管警卫，来自省厅，是黄再胜的上级，姓秦，职别为副主任，就是这位秦副主任给黄再胜打的电话。

季东升问：“说了贵宾来意吗？”

秦副主任没说，黄再胜也没打听。这是规矩，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季东升不吭声，只把脑袋转向一侧，眼睛看着高速公路边的田野，在心里揣摸。这时候一辆中巴车快速驶到高速公路收费口，从电子扫描通道驶过。黄再胜喊一声：“到了！”季东升抬眼一看，果然不错，是一号中巴。

这部车对于季东升和黄再胜都不陌生，它被戏称为本省“空军一号”，每一次它光临本市都很隆重，车里坐着的不是中央部长以上贵宾，就是省里的大领导。今天这部中巴为欧阳琳而来，经过数百公里跋涉，车身似乎还那么光鲜，几乎一尘不染。车头下的牌号很鲜明，几个零加一个一。

季东升与黄再胜站在路边等待，黄再胜举手向中巴车示意。按照接待惯例，此刻中巴应当开到路旁稍停，让迎接者上车与贵宾见个面，彼此握

个手，寒暄几句，询问接下来的行程，而后继续前进。不料中巴车向季东升等人站立的位置驶来，减速，似乎要停车了，忽然又加速，往前开走，把迎接人员丢在路旁。

黄再胜吃惊：“哎呀！怎么回事！”

季东升道：“快联系！”

黄再胜刚把手机掏出来，铃声响了。黄再胜匆忙接听，正是中巴车上的秦副主任。该主任在电话里没多说，只一句话：“你们跟上。”

季东升下令：“快走！”

一行人匆匆上车，追趕已经跑出老远的中巴车。季东升指令黄再胜坐到他身边，以便了解应对情况，让警车跟在后边跑。

几分钟后他们追到了一号中巴屁股后边，季东升让黄再胜给随后的警车驾驶员打电话发令，让警车超到最前边开道引路。

黄再胜有些犹豫：“秦主任只说让咱们跟上啊。”

季东升问：“万一出岔子，算你的吗？”

黄再胜说：“那可麻烦。”

这辆一号中巴在本市地面上出任何意外，主人都有责任，因此开道和引导是需要的。黄再胜搞警卫，他很清楚，问题是心中无数，秦主任没有传来足够信息，黄再胜不知道要把贵宾往哪里引，不知道在哪些方面预做安排。

季东升当机立断：“往市区去，到宾馆。”

当时接近中午，正常情况下要让客人到下榻处安顿，吃饭休息，商议接下来的安排。宾馆方面已经接到通知，紧急整理出接待用房，布置了午餐，只等客人驾到。

黄再胜问：“要不要我先问问秦主任？”

季东升说：“到前边再说。”

黄再胜不解：“他们刚才怎么不停车呢？”

季东升没吭气。这还怎么说？贵宾们似乎没把此间迎接者太当回事。

他们两部车加速前冲，先是季东升这辆车冲到中巴前头，隔开一段距离充当引导，而后警车再冲到最前边，形成常规接送队形，沿着道路快速行进。这时季东升才让黄再胜打电话请示秦副主任，称季副市长奉命接待

欧阳总裁一行，因已近中午，拟安排贵客先到宾馆用餐休息，可否？电话那边很快传来答复：欧阳总裁很忙，她不到宾馆吃饭，也不休息，要立刻前往开发区。

季东升说：“告诉欧阳总裁，从这里到开发区至少还要走一小时。”

对方答复：“总裁要去。”

季东升回复：“我们领路。”

于是车队从绕城通道绕过城区，经海湾大道向北，往开发区方向前进。

黄再胜揣摸：“这个时候他们到那边干啥呢？”

季东升不吭气。

“该给开发区打个招呼吧？”

季东升点头：“要。”

他吩咐坐在前排助手位上的秘书小吴马上给开发区挂电话，要管委会领导赶紧做好迎客准备并通知下水村控制海边道路，不要让拖拉机、农用车堵塞了。

小吴惊讶：“下水村？客人说了？”

“用点脑子，等人家说就迟了。”季东升道。

小吴立刻打了电话。

半小时后车队接近开发区路口，秦主任的电话到了，欧阳琳一行果然是到下水村。季东升让黄再胜回话，称已经做好安排，请示客人是否要在开发区管委会先休息一下，简单吃点东西？对方答复欧阳总裁要直接到海边去。

季东升说：“我们带路。”

车队拐上便道，直驱海岸。这条路前半段是村道，铺有水泥，路况尚可，后半段是土路，不好走。季东升让司机开慢点，因为一号中巴路况不熟，不容易跟上。三部车一辆接着一辆前行，一直开到土路尽头，做一排停在路边。一旁就是海岸，海浪拍打岸边的礁石，涛声震耳欲聋。

客人从中巴车下来时，季东升已经站在车门下恭候，黄再胜紧随，站于季东升身后。看到出现在门边的欧阳琳，季东升眯了一下眼睛，欧阳琳似有诧异，眼光一扫季东升，没留意鞋跟在地面没踩实，身子摇晃中她抓住季东升伸过来的胳膊，季东升的胳膊上顿时火辣辣，留下了她的指甲痕。

初次见面，彼此印象因之格外深刻。

有一位男子从车上赶下来，提着一件风衣往欧阳琳身上披。当着季东升的面，欧阳琳抖了下肩膀，甩脱风衣，男子赶忙接住。

“风大。”男子说。

“没事。”

她转身朝前，往海边走。男子把风衣搭在手弯里，在后头匆匆跟随。男子戴一副眼镜，穿西装，衣冠楚楚，四十来岁模样，红光满面，前额发际上收，似已开始谢顶，一口京腔字正腔圆。这时秦主任跳下车，与季东升握手。季东升低声发问，了解男子是什么人？秦在他耳边回答：“蔡政先生从新加坡来，是欧阳总裁的合作伙伴。”

季东升点点头。

欧阳琳一直走到海边，站在一块石头上。海风强劲，她的一头短发在风中拂动。季东升大步跟上，到了欧阳琳身边，没待他发声，欧阳琳即开口。

“隧道在哪里？”她问。

季东升指着左侧海岸突出部：“那是出口，离我们这个位置大约五公里。”

欧阳琳抬眼看对面海岸，远远可以看见大片高楼在对岸山坡上起落。

季东升介绍：“对岸出口设计稍微偏一点，没有直接进入城市中心。”

“为什么？”

“他们那里要考虑减少对城市交通的冲击。”

欧阳琳转身，视线从海上转移到陆地。

“从海岸到前边那座山，这一片有多少地可用？”她问。

季东升说：“近海地带大约三千亩。”

“我都要了。”

季东升说：“欧阳总裁大气魄。”

站在一旁的蔡政插话：“这是个大项目。”

季东升问：“准备做什么？”

是钛合金，制造航空母舰和宇宙飞船的尖端材料。蔡政的新加坡公司拟与欧阳总裁合作，在本省沿海寻找合适地点投资，建设大型生产基地，

目前先考虑一个四五十个亿的盘子，如果好，准备搞到上百亿，建成之后将是东亚最大的钛合金基地。

季东升说：“明白。”

欧阳琳眼光一转，看了季东升一眼，眼神锐利有如刀片。

“明白什么？”她问。

季东升说：“项目很大。”

蔡政在一旁说：“能不能定下来还要看条件。”

季东升说：“不必多看了，定下来吧。”

欧阳琳追问：“说真的吗？”

季东升称本地有句玩笑话，叫作“大的放屁一言九鼎，小的尿尿落地无声。”他的官小了，说真说假都让人不好相信。

身旁有人发笑。季东升不笑，表情很严肃很认真。欧阳琳也不笑。

“你嫌自己不够大？”她问。

季东升自我感觉还行。他是乡下人，父亲种了一辈子地，在乡亲们眼中，他这样一个副市长已经大到天上去了，但是到了欧阳总裁面前算个什么？

欧阳琳说：“我记住你的话了。”

季东升提议欧阳琳和蔡政上车离开，到开发区管委会去坐一坐。海边现场已经视察完毕，目前荒坡一片，而且风大。时已过午，贵宾们饿坏了，作为主人他心中过意不去。当务之急，该找个地方吃点东西，一边吃一边可以谈谈。

欧阳琳问：“是你饿坏了吧？”

季东升承认：“我也饿了。”

“还谈什么呢？这三千亩我要了。”

“三千亩怕不够吧？”

“季副市长打算给多少？”

“可以谈啊。”

欧阳琳不温不火敲了他一句：“我听说有一些地方官非常滑头，是真的吗？”

季东升扭头向欧阳琳身后看。欧阳琳问他看什么？季东升说他留意附近是否有个老鼠洞之类的，一旦被逼急了，得有个洞钻进去躲一躲。

不由得欧阳琳发笑：“有这么严重？”

季东升依旧表情严肃：“现在严重的是贵宾饿肚子，应当先弄饭吃。”

欧阳琳没有异议，大家匆匆上车。

季东升一上车就掏出手机，给远在省城的郑仲水打了个电话，报告已经接下欧阳琳，并陪同看了现场。郑仲水一听看的是下水村海岸，好一阵说不出话。

季东升报告：“现在陪客人到开发区，在那里谈。”

郑仲水回答：“你跟他们先谈吧。”

季东升收起电话，心里有数了。郑仲水显然并不清楚欧阳琳一行的来意，暂时也没有明确态度，目前季东升可以相机行事。

但是这件事不太好处理。

刚才在海岸边，欧阳琳与蔡政提到拟投资兴建大型钛合金项目，季东升表示自己明白。他明白的其实不是这个项目有多大，而是这个项目有名堂。以季东升判断，该项目要害在其真假，来的两位贵宾里，欧阳琳可能是个真的，另外那位蔡政，季东升一眼就认准了，该小子不知何方神仙，学得一口京腔，估计接近于骗子。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钛合金突然降临，原因不在什么航空母舰宇宙飞船，只在海湾那三千亩地。

这片土地基本接近于不毛之地，由于位居海湾丘陵，背山面海，缺乏淡水，石多土薄，加上海风大，植物长不好，一向贫瘠。附近下水村等几个村庄都是沿海贫困村，村民以讨小海为生，亦从事农业种植，在乱石坡上开垦农地，种植地瓜和耐旱果树，收成基本靠天。古往今来，这个地块只供本土农民聊为劳作，不为外界关心注意，直到近年情况才突然生变。

这是因为海湾区位。下水村海湾处于本市边缘，海湾对面是另一座城市地界。十数年前，有一个重型石化基地落脚海湾对面，大批配套及下游产业跟进，该市的经济实力和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已经发展成本省沿海一大中心城。根据这一现实状况，本市特在隔海相望的海湾地带划出一片区域，设立一个市级开发区，把下水村等村庄及所拥有沿海土地归入开发区，以期利用与海湾对岸中心城近在咫尺的区位优势借力发展。但是如果我没有跨越海湾的便捷通道，两边为海水阻隔，那就毫无优势可言，因此从开发区设立开始，相关部门就谋划修建一条海底隧道，以彻底解决海湾两岸交

通问题。海底隧道投资浩大，修建不易，两市与上级相关部门经过数年努力，几上几下，直到近期才基本确定方案，由省政府报送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一切顺利，预计年底有望获批，明年正式动工。对开发区及海湾两岸而言，这条隧道是重大利好，其直接后果是开发区沿海大片土地立刻化废为宝，由昔日偏僻角落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变成交通便捷炙手可热的开发用地，转眼身价百倍。

季东升在市里管经济，对此间情况了解透彻。因此一听说欧阳琳一行要到开发区，他就知道必往下水村海边去了。一听对方开口三千亩全要，他就断定该钛合金天大项目可能是个骗局，所谓航空母舰、宇宙飞船纯属天花乱坠，其目的只在下手圈地。此刻把地掌握住，一旦海底隧道项目最后确定，地价扶摇直上，那就坐拥金山。

海湾隧道项目上上下下已经折腾六七年，其间不乏一些先知先觉人士打过沿海土地的主意，陆陆续续有客商前来考察、洽谈过，其中有的真有项目和想法，有的则近乎行骗。由于隧道是否确定一直未见明朗，前来洽谈者最终都偃旗息鼓。今天突然光临的欧阳琳与以往客商有所不同，她的目标比哪个都大，金口一张三千全要，决意把开发区最具价值潜力的沿海地块一扫而光。她还最有来头，能够直通高层，又是警卫又是一号中巴，动静搞得异常之大，再没有谁有她这种派头。另外显然她还有可靠消息渠道，隧道项目进展目前处于机密状态，知道的人不多，她竟然有办法了解，否则不可能突然前来。季东升暗自推测，欧阳琳和蔡政此行原目标应当不在开发区这片土地，这里暂未起步，不能入其法眼，所以事先他们没安排到本市来。他们一定是临时得到消息，发现是一个巨大机会，因而才立刻改变计划，直扑本市。

季东升身为地方官员，自认为有些见识，眼睛基本雪亮，心中总是有数，除非有意装傻，想要骗他不容易。季东升主管经济事务，遇到过若干骗局、准骗局，知道可以怎么对付，但是这一次他有些把握不定，因为欧阳琳总裁一出手即让他光荣负伤，感觉胳膊火辣辣。他不清楚欧阳琳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以及她在这个钛合金项目里扮演的角色，是始作俑者、合伙人，或者仅为友情出演？目前不明，只能判断她来历不凡，且不可能完全稀里糊涂如被人贩子诱骗的良家妇女。季东升必须搞清情况，然后才有

对策。他心里有一种奇异感，就像看到一颗来自天外的陨石闪着蓝光划过天际落到自己脚下。这种机会不常遇，有危险。天上这个石头子弹一般射来，如果正中脑门，岂不呜呼哀哉？如果恰巧落到脚边，一弯腰可能就白捡了一粒宝石。

他们从海边掉头往回开，半小时后到了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几位负责官员都在门边恭候。这里已经准备妥当，食堂里热气腾腾，一桌饭菜已经备好。时已过午，大家都饿了，下车后没有耽搁，直接上桌。开发区几个头头办事能力很强，虽然时间短促，接待安排还算周到，季东升交代的几条都做到了，例如桌上摆了名牌，正中大位上的名牌写的不是欧阳琳，而是“首长”。

欧阳琳问：“这里谁是首长？季副市长吗？”

季东升说按照时下本地惯例，首都来的才叫首长，地方官基本都算鼠辈。

欧阳琳声称自己不是“首长”，不往那个位子上坐。季东升说那可不行，这里除了欧阳总裁，谁坐那个位子都会折寿。结果还是蔡政有办法，他走过去把“首长”名牌收起来，欧阳琳这才勉强落座。

蔡政说：“现在首长都很注意形象。”

他略加说明，季东升才明白刚才一号中巴在高速路口为什么不停车？原来是警车太刺眼。如今中央大首长出行都轻车简从，不要警车开道，本市弄一部警车守在路口就不对了。其后警车还硬是超车到一号中巴前边，那就更不对了。

季东升承担责任：“这是我的问题，检讨。”

他心里其实不服。如果不是秦主任打电话，黄再胜还会吃饱撑着自己跑出来护驾吗？但是这种事没法计较，检讨认错就是。

落座之后，欧阳琳看到桌上摆着茅台，即声明不喝酒，让茅台下桌。蔡政说欧阳总裁到了这里，以地方特色菜为主吧。于是开发区头头推荐服务员端出的一盘大块红烧肉，说这就是本地特色，只怕首长很少吃到。该红烧肉为土猪肉，出自乡下农民用传统方式喂养的猪，不吃袋装饲料，没有添加剂，纯绿色。尝过这种猪肉，就知道如今举国上下超市里卖的都是饲料，不是猪肉。于是欧阳琳拿筷子夹了一小块肉，还对季东升调侃：“原

来你们供首长吃的都是饲料，真的猪肉你们自己留着吃。”季东升当即否认，说如今各级领导差不多都吃饲料，只有一些乡下农民例外。其实饲料肉也是猪肉，都来自菜猪，菜猪都是母猪生的，没有天壤之别，不需要太计较。

欧阳琳批评：“地方官漠视食品安全，总有很多理由。”

季东升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向首长进一步汇报。对地方官来说，如何确保食品安全是大问题，如何把足够食品生产出来也是问题。以猪肉为例，上级要求确保猪肉供应，为此出台了相应的母猪补贴政策，今天上午他在市政府开会，就是研究该补贴发放事项。这项政策很好，但是不够公平，因为母猪生育不能离开公猪的贡献，有资料表明自然交配状态下，一头公猪可配二十头母猪，如果是人工授精则配种二百头以上。以此可见公猪的劳动强度很大，但是上级的补贴政策未曾顾及公猪，因此公猪们欲哭无泪，配种积极性下降，对发展养猪事业有所影响。

席中众人都笑，季东升不笑，欧阳琳也不笑。

“我听说你们地方官劳动强度也很大。”欧阳琳说，“有新民谣说是‘村村丈母娘，夜夜入洞房。’是这样吗？”

季东升称自己不好妄加判断。他本人只有一个丈母娘。

蔡政在一旁插话，说如果季副市长所言属实，如此能干且干净，欧阳总裁回北京后一定会向大首长们推荐。

季东升说：“我眼巴巴等着呢。”

蔡政强调地方官最重要的是把地方经济搞上去，钛合金这个项目落在哪里，就是哪里地方官的一大政绩。很多地方都在争取这个项目，欧阳总裁需要比选条件，这个项目只可能落在提供最优惠条件的地方。

季东升说：“这个可以谈。问题不大。”

蔡政说，据他所知，本市开发区招商引资，对重点项目的最优惠条件包括零地价，也就是无偿提供土地，以及做好三通一平。

季东升这时笑了：“蔡先生这是脱我内裤啊。”

欧阳琳问：“做不到吗？”

季东升还说问题不大。地方官的帽子是上级给的，内裤该脱就脱。问题主要在于村民，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此间民情彪悍，历史上多出海匪，处理不当的话村民会造反，地就征不下来，硬征下来项目也不一定搞得成。

欧阳琳非常敏感：“季副市长是在吓唬谁？”

季东升表情严肃道：“不吓唬谁，是真实情况。”

“我听出意思了。这件事我们不再跟季副市长谈。”

席间气氛顿时尴尬。服务员恰在这时端上一盆鸡汤。开发区头头打圆场，说这是乡下的土鸡，肉质特别鲜美。没待他细说，蔡政敲着桌子，让服务员立刻把鸡汤端走，不许上。欧阳总裁不吃鸡。

开发区头头分辨：“首长尝尝吧，挺好的。”

季东升摆手制止：“听首长的。”

土鸡被迫退出餐桌。不料最后出意外的居然还是鸡。

午餐接近尾声之际，服务员从伙房端出一个托盘，盘上摆着一个个炖罐。这是什么呢？芳名西施舌，美女西施的舌头，供各位领导咀嚼。这名字听来有点恐怖，其实它就是海蚌，产于本地的一种蚌类，蚌肉呈舌状，以鲜嫩著称。主人介绍，这种海蚌是原生产品，无法饲养，对海水质量要求极高，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季东升在一旁帮腔，说这种海蚌不好做，特别讲究厨功，必须恰到好处，火候小了不熟，大了做老，都不好吃。开发区食堂大厨是此中高手，所做西施舌全市第一，请欧阳总裁一试。

欧阳琳拒绝：“不吃。”

季东升感慨：“首长这是为难我啊。”

“我不是什么首长。”

季东升说：“我建议欧阳总裁慈悲为怀。官无论大小，如今都不容易。”

蔡政又出来说话。他强调欧阳总裁专程前来，表明对本地非常重视。钛合金这种大项目，不是想引就能引进来的，别地方的官员争得头破血流呢。

季东升即表态：“我也要争，脱了内裤光屁股跟他们争。”

季东升表态严肃，但是举桌俱乐，连欧阳琳也笑，气氛顿时缓和。

这以后欧阳琳不再为难季东升，决定给点面子，听从推荐。本地官员内裤都愿意脱了，首长怎么能不咀嚼？她拿起汤匙喝汤，把海蚌也吃掉了。季东升在一旁询问感觉可好？她点了点头。意外就在那一刻发生：她的两腮忽然潮红，像是年轻女子怀春害羞。季东升看到她脸上腾起两朵红云，不由心里吃惊，忙问怎么了？她眼睛盯住季东升，眼光发直，像是没听见说话。坐在她身边的蔡政大叫：“总裁！总裁！”她突然闭上眼睛，身子从